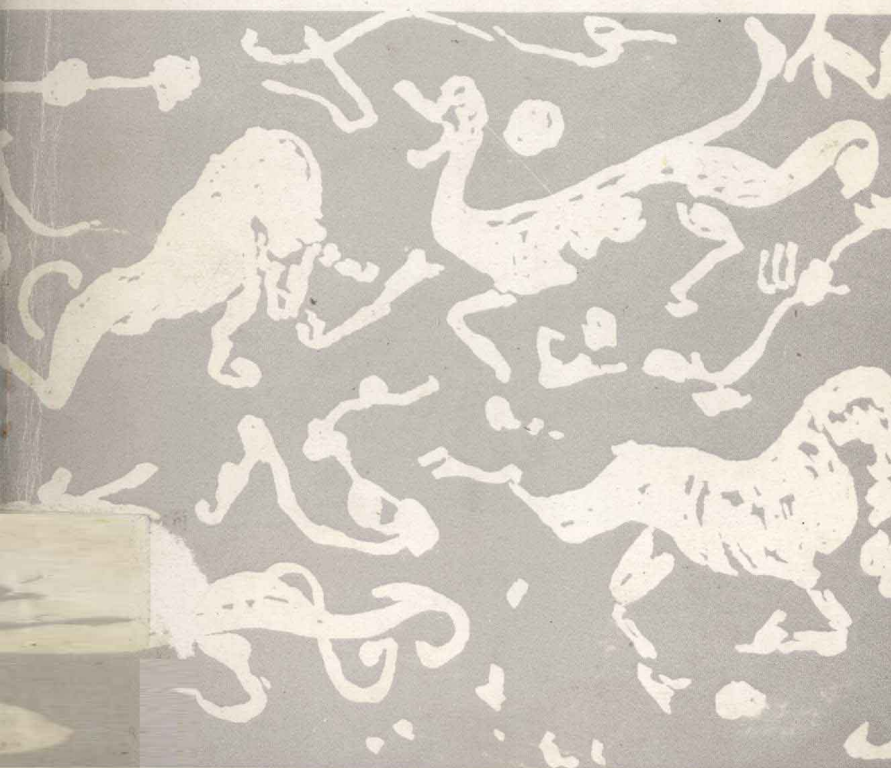


QUSAO FENGJINGXIAN

屈原风景线

■ 戴锡琦 著

■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戴锡琦 著

【晋】新登字 8 号

屈原风景线

戴锡琦 著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南内环街 31 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岳阳石油化工总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8 字数 126 千字
1994 年 4 月 第一版 1994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1032-581-7

1-33 定价：5.80 元

作者简介

戴锡琦，1939年生，湖南双峰人。1960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岳阳师专中文系副教授，岳阳屈原研究所所长。出版了古代文学学术专著《古诗文修辞艺术概观》、《屈骚风景线》，担任《中国古代文学教程》副主编，发表了古代文学论文20余篇。

目 录

一、百代典则：屈子其人与屈子其文

-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1)
- 争光日月 万世无匹 (8)
- 附：屈子生平简说 (16)
- 历代文论家说《骚》 (19)

二、楚语风流：从表达学角度说《骚》

- 《离骚》的比喻、比拟、象征 (31)
- 《离骚》的用字法与字法修辞 (41)
- 《离骚》的构句法与句法修辞 (57)
- 《离骚》的谋篇法与篇章修辞 (67)
- 《离骚》的总体修辞特征 (77)

三、壶里乾坤：从酒文化、心理学角度说《骚》

- 屈骚与酒 (81)
- 清醒与迷狂 (89)

四、巫风衣被：从文化学、民俗学角度说《骚》

- 南楚巫文化与屈原 (103)
- 巫文化视角：开启“屈骚”艺术迷宫的钥匙 (117)
- 巫神爱恋：《离骚》的情节脉络 (125)
- 巫歌·政治悲歌·恨别曲
——《离骚》的创作原型与情感内涵 (135)

巫学·屈骚·龙舟文化	(150)
五、艺术奇葩：从辩证法角度说《骚》	(155)
六、《离骚》破译	(163)
七、后记	(191)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屈子其人

一、思想：变革者、爱国者

屈子无疑是站在时代前头的思想家。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高峰上的巨人，也是我国思想高峰上的巨人，他在自己的不朽杰构中提出并企图解决的问题是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巨大政治问题。他一往无悔拼死追求的美政理想与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完全一致。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各国的经济基础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摆在各诸侯国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完成上层建筑的变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屈骚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就在于它充分地反映了这种变革的斗争。屈子在诗作中提出的“举贤授能，修明法度，以民为本”的美政思想，屈子坚持的“变法”，力主“国富强而法立”，做到“私不害公，谗不变忠，言不敢苟合，行义不顾毁誉”，所有这些，都表现了要求南楚迅速变革以适应时代要求的进步倾向。屈骚，特别是《离骚》，尖锐地揭露了阻碍变革的反动

势力的腐朽性质，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屈子无疑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强烈而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构成屈原作品的思想核心。屈子对祖国的热爱首先表现在对故乡的热爱。屈原的祖先是地地道道的楚族人，是楚王族的同姓，他的祖国就是楚国，所以他的爱国主义，当然首先表现为对楚国的热爱，只有到秦汉以后，中国得到了统一，祖国的概念扩大到整个中国的领域，这时士人的爱国主义才表现为对全中国的热爱。

生于楚，长于楚，忠于楚，力量来源于楚，终生不离楚，是屈子一生坚定的生活准则。他在托物咏志的《橘颂》诗中，就以橘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生活特性，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深厚的对祖国的挚爱。而他的代表作《离骚》，更浸透了他浓厚的爱国主义激情。青年时，他“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成年后，他跻身楚朝廷，参与国政，更加积极地为国事奔忙：“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而在下篇，正当他神游天外，遭道洞庭，发轫天津，涉流沙，渡赤水，准备“指西海以为期”，高飞急驰，奏九歌而舞韶时，他“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灾难深重的祖国故乡终于象强大的磁场，吸引着他从神游的境界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对故乡、对祖国无比深厚的情感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的展露！诗篇《九章》同样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深厚情感。除上面提到的《橘颂》外，在《九章》其余的篇什中，屈子都以一位流亡者的身份反复诉说着自己对祖国、故都、故乡的一片深情。

在《抽思》篇中，屈子吟道：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愿径逝而未得

兮，魂识路之营营！”

因思故乡而觉得夏季短夜漫长若岁，梦回故乡以致于“魂一夕而九逝”，屈子的此种爱国爱乡深情何其真挚，何等动人！

《哀郢》更是屈子拌和着血泪抒写的怀念故都沦丧，人民流亡的悲壮诗篇，字里行间充满乡土之恋，故国之情：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以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

作为祭祀乐歌的《九歌》，经过屈原的天才艺术加工，楚国的秀丽山川——那袅袅秋风吹拂的洞庭波涛，容容密云笼罩的巫山风光，两千年后依然令读者无限神往。

来自民间的《招魂》，经过屈原的天才艺术加工，“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虽不免有夸饰渲染的成分，然而字里行间仍流溢着屈子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的赤诚！

总之，捧读屈子的全部作品，我们会深深感到诗人胸中奔涌着殷红的爱国热血。他在自己的诗作中是这样深情地歌唱着自己的祖国，反复表达自己希望为她的强大而奋斗的精神，他又始终脚踏在祖国的土地上，坚持同危害祖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最后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二、情感：缠绵婉转，往复回环

通观全部屈骚，我们会深深感到，它自始至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屈原自我形象的刻划；自始至终重复着一个基调，即

屈原浓烈政治情感的抒发。极度沉郁悲愤的情感和抒发这种情感时所表现的往复回环，缠绵婉转的特点，是我们阅读屈骚的最深感受。凡涉猎过屈骚的读者，没有不为他痛不欲生的政治哀怨所深深感染，而伴随着他一起噓唏流涕的。我们说，屈子的哀怨，深深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凄风苦雨中度过的。先是被怀王疏远，继则被襄王放逐，在放逐生涯中，或穷居山林，或行吟泽畔，刻骨铭心的哀愁取代了诗人一腔献身君国的热血，艰辛的奔波消磨了屈子的有为之年，屈子的政治哀怨是最深广的，由此而产生的情感也是最真诚的：

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悲回风》）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

曾歔歔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离骚》）

这些就是诗人所抒之“情”，在诗人的笔下，此种情感得到淋漓尽致的抒发，而又显得如此沉郁，如此缠绵婉转！

当然，屈子的痛苦并不限于此，他还有更深怨者在。自己的屡遭贬黜，国势的江河日下，都和楚国政治的腐败，党人的作祟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屈子决不和群小共戴此天，他满怀无比的愤怒，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猛烈的指斥与鞭挞，从《离骚》到《九章》，形成了屈子情感发展史上的一个个波峰浪谷，猛烈地震撼着后世读者的心灵：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固时俗之工巧兮，偃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

容以为度。”(《离骚》)

这是一派奸佞当道，忠良受挫的政治形势，群小勾结，狼狈为奸，他们对正道直行的屈原，始则嫉妬，继则谣诼，终则围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就是在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诗人满怀义愤，写下了上面这些揭露他们无耻行径的诗句，这正是屈子沉郁情感的集中爆发，假如说，《离骚》还只是这种情感爆发的开端，到《九章》便达到了顶点，诗人的哀怨愤怒简直变成了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与痛骂：

诗人痛斥当时的黑暗社会：

“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笱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沙》)

诗人大骂党人的无耻：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怀沙》)

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在政治怨愤情感的抒发和创作个性的表现上，屈子的《九章》较之《离骚》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熹云：“《九章》……大抵多直致无润色，而《惜往日》、《悲回风》又其临绝之音，以故颠倒重复，尤愤懣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诚哉斯言！朱子所谓“尤愤懣而极悲哀”，即我们所说的“沉郁”，朱子所说的“颠倒重复”，即我们所说的“缠绵”。缠绵因极度沉郁而致，沉郁由反复缠绵而深，这就是屈子的情感特征。

三、人格：独立不迁，宁死不屈

屈子的怨愤是最深的，而屈子的骨头也是最硬的。国家的破灭，人民的沦亡，自己的“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使得屈子

满怀悲哀和愤怒，而正是这种深切的政治悲愤造成了他沉郁的情感，但却未使他精神颓废，意志消沉；相反，使他更加坚定，更加顽强。在斗争的漩涡里，在矛盾的浪潮中，他呼叫，他求索，时而长歌当哭，呵天问地；时而驾龙驭凤，四海周游，时而令鸩鸟为媒，八方求女；时而同渔父问答，傲骨嶙峋。屈子的一系列不朽诗作，完美地体现了屈子此种劲直不屈，独立不迁的伟大人格，高似孙在《骚略》序中说：《离骚》不可学，可学者章句也。不可学者志也。楚山川奇，草木奇，原更奇。原人高志高文又高，一发乎词，与诗三百文同志同。”“高似孙在这里所说之”“志”，就是我们所说的屈子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伟大人格。

早在青年时代，屈子就将自己喻为“独立不迁”、“深固难徙”的南国丹橘，立志“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橘颂》）正是抱着这种坚定的报国之志，青年屈子跨上艰难的人生旅途。在此后的峥嵘岁月中，屈子跻身楚朝廷，时时借先贤的榜样来鞭策自己，即使在身陷逆境连遭不幸的时候，他的这种信念也未尝稍衰，而且变成了新的精神动力：“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离骚》）他坚信自己“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思美人》）从《离骚》中我们看到，面对群小的围攻，怀王的疏远，为了报效祖国，他砥柱中流，傲然挺立：“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诵读着这钢铁一般的诗句，想象诗人那凛然不屈的雄姿，我们不禁心往神移，肃然起敬！多么坚定的屈子的志向，多么峻伟的屈子的节操！如果说，屈子的一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它便是一场极为壮烈的历史悲剧！七雄相争，“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但是从天下大势和秦楚本身的具体情

况来看，秦国财力丰厚，军制整饬，民风坚忍，地势优越，它统一天下的可能性要比楚国大得多，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楚联齐抗秦派们企图由楚王领袖群英，雄踞中原，号令天下，臣服强秦，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历史悲剧，历史的必然要求（一统天下）和承担这一要求的英雄实际不可能将它付诸实现，是这场悲剧的实质，而屈原恰恰成了这场历史悲剧的承担者。我们诵读屈子的不朽作品，从中感受最深的便是屈子面对这一无法回避的悲剧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伟大精神！为美政理想的实现而九死未悔，体解不变，这就是屈子的最可宝贵的品格！正是坚持这种节操，抱着这种品格，屈子含辛茹苦，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冬春。在长期的流放途中，时而炎气笼罩，时而霜雪俱下，时而浊浪排空，但屈子丝毫不为所动：“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涉江》），直到他投身汨罗江水之前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高举头颅，仰天长啸：“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如前所述，屈子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的人格和国格紧相联系，当国格受损，山河破碎之际，他决不肯去做一个亡国奴。以死殉志，以死殉国，乃是他伟大人格的光辉显现！

争光日月 万世无匹

——屈子其文

王逸《楚辞章句序》云：“自（屈原）终极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作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

刘熙载《艺概·赋概》云：“屈原兴，以瑰奇浩瀚之才，属纵横艰大之用，因牢骚愁怨之感，发沉雄伟博之词。上陈天道，下达人情，中稽物理，具网兼罗，文词巨丽，体制宏深，兴寄超远，百代而下，才人学士，追之莫逮，取之不穷。史谓争光日月，诂不信夫！”

这两段话代表了屈子死后两千多年我国学术界对他以《离骚》为代表的作品的崇高评价。今天我们重新考虑这些结论，仍然觉得它是准确和科学的。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屈骚确乎是一个独异而巨大的存在。马克思在评价古希腊的艺术和史诗时曾经指出：“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并且它们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导

言》),同古希腊艺术和史诗一样,产生于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末世那动乱纷争环境中的屈骚,也以它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矗立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童年阶段。成为后世学习、效法的楷模和不可企及的伟大丰碑!如果说,文学形式愈到后来便愈完备、愈趋工巧的话,那么,屈骚正以它那首创之功和“大朴未凿”的淳真而见重。如果说,文学表现愈到后来便愈趋含蓄、隐晦,强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话,那么,屈骚便以它那明白爽快的吐属和淋漓尽致的情感抒发而取胜。总之,屈骚“如云蒸霞蔚,石皱波纹,极平常极变幻却自然天成,不可模仿”,(蒋之翘《楚辞集注》)。特别是其代表作《离骚》,完全是围绕诗人的遭逢不偶而展开抒怀的,由于诗人的坎坷政治经历来自楚国政治的腐朽和贵族集团统治的黑暗,来自诗人进步的政治理想与腐败现实的矛盾,其中包含着“兴楚”还是“亡楚”这样重大的政治斗争内容,就使得这首长诗不是屈子个人不幸的哀吟,而包含了深广的历史内容,成为了一首伟大的政治抒情诗篇。其中最为感人的内容,是诗人对美政理想的执着的顽强的追求,对腐朽势力的猛烈的抨击和抗争,对自己的祖国的无尚的关怀和热爱。在《离骚》中,屈子以哀婉笃实的爱情的离合悲欢,写出了庄严壮烈的爱国的丹心血诚,把深沉的理性奔放的热情,深思高举的毅魄和眷恋追求的痴心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而将自己爱国者的伟大形象矗立在最具地方特色、最富人情味、因而最有感染力的现实土壤上。李泽厚先生说:“《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里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烈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代才能有的个体人格的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有机的整体,由此它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起点和无可比拟的真正典范”(《美的历程》),这是评价《离骚》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的正

确结论。

让我们再回首屈子所处的时代，以求得对《离骚》思想内容的更深的理解。屈子的时代是七雄相争已趋于极，天下大势将统于一的时代，屈子的祖国南楚比之中原诸国，较晚才建立起封建领主制的国家，后起而剧兴，问鼎中原，蔚为大国，但它仍保留了更多的氏族和奴隶社会的残余。屈原之前，曾有吴起企图改革贵族政治，实行变法，但失败了。而秦国的商鞅新法却得以推行，适应社会发展规律而建立起了符合新兴地主阶级政治要求的“虎狼之秦”，用极其野蛮的屠杀和狡诈手段铲平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历史的车轮在血与火之中轰鸣前进，到屈原抒写自己的伟大诗篇《离骚》时，在秦与楚的角逐中，衰败的楚国不但占了下风，而且败亡之势已成，屈原企图通过“美政”理想的实现，在国内改良贵族政治，振亡图存，进而由他的祖国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诗篇写他朝夕不倦地滋兰树蕙，誓为楚王“导夫先路”，使楚国“及前王之踵武”，诗篇又写到在他的事业尚未充分展开之际，“党人偷乐”，“灵修数化”，“群芳芜秽”——腐朽的旧贵族集团把持了他所依赖的怀王，同化了他培植的改良派势力，而屈子本人也因受谗而失去了从政以施展救国抱负的机会，遭受放逐。秦楚之争，历史偏偏把屈子安排在必败的一方；楚国国内的忠奸之斗，改良派和顽固派的矛盾，现实又使屈子处于完全的劣势。《离骚》的主人公屈子的自我形象正是站在这个贯穿时代兴替、楚国存亡的矛盾焦点上的巨大悲剧性形象，屈子力挽狂澜于既倒，独支大厦于将倾，这种豪迈的自信，这种百折不挠万难不屈的坚持理想的毅力和气魄，正是《离骚》宏伟的题材和结构，刚健的生机和律吕构成的基础，它使全诗充溢着不可征服的气概，表现了横亘古今的力量的美！

《离骚》悲剧的崇高之美在屈原为国自沉这个归结点上发出了璀璨夺目的光华。屈子一生为之坚守的直道，为之奔走的美政，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诗篇末尾写到他为国、为理想而献身这一美的极点上凝定了下来。屈原之死，是肉体的毁灭，精神的升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离骚》是楚民族的浑厚的哀歌，这种坚如磐石的民族精神，化成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冲天怒火，变成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更化成了整个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高亢入云的爱国主义进行曲，成了渗透每个中国人血液的最深厚的底蕴！

毫无疑问，屈子是站在他的时代的顶峰进行他的伟大创作活动的。这个时代，跨新旧之交，既包含着根基深厚的旧的优秀传统，又闪耀着求索、开拓新领域的理性的光辉。《离骚》便是既属于现实，又属于未来的。“楚，大国也，以屈原鸣”（韩愈《送孟东野序》），《离骚》“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陈伯思《翼骚序》），代表着悠久的楚文化，屈原同时对中原文化博学深攻，这就使《离骚》凝聚和积淀了民族的和历史的两方面的内容。它不但达到了时代的顶点，而且达到了时间跨度很大的一个时代的顶点，后代任何作家任何诗人都没有象屈子一样置身于一个如此巨大的时代矛盾的深渊之中，同时又予以如此惊心动魄的完美无瑕的艺术表现！

《离骚》在艺术上有着卓越的成就，首先是它的浪漫主义特色。诗里贯穿着屈子对美政理想的不懈追求和为理想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它对现实不作细致的描绘，而予以高度的概括，着重表现诗人对现实的主观情感和态度。诗中滚动着的诗人炽热的政治情感，有如江海浪涛，汹涌澎湃，所有这些构成了长诗内在的浪漫主义精神的特质。在艺术表现上，《离骚》采